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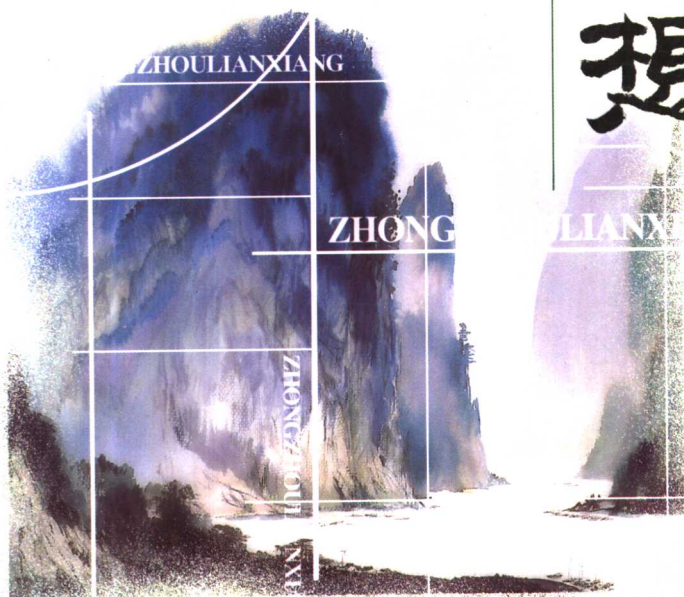
名城
烟

黄河怀想

孙以年 谢善骁 / 主编

◎ 谢善骁 / 著

中 州 联 想



学习出版社

I267
X467

孙以年 谢善晓 / 主编

谢善晓 / 著

中 944 联 想

936042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州联想/谢善骁著.

-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12

(名城烟云.黄河怀想)

ISBN 7-80116-408-3

I. 中…

II. 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488 号

中 州 联 想

ZHONG ZHOU LIAN XIANG

谢善骁 著

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编:100806 电话:010-66063020)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183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16-408-3/D·350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 1 / 中原逐鹿遗雄风（代前言）
- 22 / 殷墟遗梦
- 40 / 独轮车上的哲学
- 61 / 南阳“二张”
- 82 / 老骥伏枥
- 99 / 千古偶像
- 120 / 堂前燕归何处
- 141 / 千年古刹起雄风
- 163 / 一部沉重的“诗史”
- 187 / 文起八代之衰
- 206 / 夜闻琵琶叹沦落
- 227 / 沉舟侧畔看千帆
- 247 / 悲情神童空遗恨
- 265 / 爱恨情愁的绝唱
- 286 / 精忠报国垂青史

目

录

1

2002/10



中原逐鹿遗雄风

(代前言)

—

应该说，我根本没有资格写中州。中州太老、太久、太远，它的风采已在我的遐想之外；中州太高、太广、太深，它的深厚又非我的目力所能测。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写它。

因为中州以其独有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写作的冲动，而且欲罢不能，欲辍有憾。这种魅力，既来自它悠久的历史，也来自它古朴的情愫。三十八年前，刚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三机部工作的我，初出茅庐，就俨然以一个中央派出干部的身份，下放“地方”搞“社教运动”，这个“地方”正是河南。在河南短短的一年中，我着实感受到了这种历史和现实的魅力，这种古老和年轻的诱惑。书生意气的我，甚至真的向北京的单位领导提出了调动请求，想赖在河南不走



了。但是当时严格的组织观念和人事制度，使我终究未能如愿。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和这么一份情意，我感到不能辜负中州、愧对河南，于是鼓起唐·吉诃德一般的勇气，凭我的这片深情，用我的这枝秃笔，来书写中州大地，讴歌名城古今。

地处九州之中，胸怀千里黄河，加上名山巨川，物华天宝，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华夏有识之士早早就形成了“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的共识，从而也促进中州历史的早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都周京、秦关楚塞都会落脚于河南，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帝王霸主都企图逐鹿中原、问鼎汴洛了。

中原逐鹿，就意味着兵戎相见。中州大地在数千年间，曾有过多少次昏天黑地的无情厮杀，又有过多少次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历史不会使汴河重现、洛水倒流，现代人也无法目睹那惨烈的血腥场面了，不过可以期待着那么一天，某个电视台会端出一部三五十集的《中原逐鹿》电视连续剧，把一幕幕震天撼地、惊心动魄的历史镜头，再现于人们的眼前。

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导致了历经六百年的商王朝覆亡。这是发生于中州的早期战争之一，时间在公元前 11 世纪中期，战场就在今天的河南汲县以北。

由军事家孙臆和他的仇人庞涓分别为统帅的齐、魏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之战，是战国时期



发生于中州的多次龙战于野中的一次，也是一次两个古代军事家之间斗智斗勇的战争。这一次大战敲响了魏国的丧钟。

在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中，由刘邦和项羽各自建造的军垒而形成的汉霸二王城，就在现在河南荥阳的古荥附近；而楚汉两军讲和划地后的分界线鸿沟，则在河南中牟。

公元 23 年，绿林起义军与新朝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激战，以少胜多，大胜新军，史称“昆阳之战”。这次大战对推翻王莽新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个以强胜弱的著名战例，是三国时曹操对袁绍的官渡（今河南中牟）之战。战后不久，曹操就统一了北方。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乡）发动兵变，而后黄袍加身，这里自然也成了一个历史大朝的肇端地和中国再度实现统一的新起点。

南宋名将岳飞亲率“岳家军”，在河南郾城与金兵进行的一场大战，沉重地打击了入侵之敌，史称“郾城大捷”。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率起义大军三打开封，给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以极大的打击。

清朝末年，太平军在中原大地连创清军；而继起的捻军也在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

这一系列我多次从史书和小说中读到并早已



耳熟能详的古代战事，又一次随同想象的微风浮现在我的眼前。其实在中州发生的古代战事何止千百次，仅以战国时期为例，在当时的著名战事中，马陵之战只是一个典型，其他著名的宋楚泓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函之战、晋楚邲之战和鄢陵之战，也无不发生于此。

群雄逐鹿，鹿死谁手？中原激战，尘落何方？历史的功过，往事的是是非非，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代人能说得清楚和评得公道的。撇开对无数战事及交战双方的众说纷纭，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中州，以及在中州大地感受到的浩浩王气，巍巍雄风。

二

走进河南的城乡之中，不难嗅到这股王气；登临中州的山水之间，也不难找见这种雄风。

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个大朝的帝王——周武王姬发、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有一个生前由汉丞相进封魏王、死后被追尊为魏武帝的曹操，都是以中原为基地夺取江山而君临天下的。胜王败寇，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在历史上的争霸和逐鹿中，实际都遵循着这一古老的游戏法则。胜者立朝建国，称王称霸，自然是英姿英发，趾高气扬。一般来说，在龙争虎斗中获得胜利的英雄，往往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之师，而



新王朝也总或多或少地给战乱后的世界带来勃勃生气，习习新风。不过也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首举反秦大旗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尽管未能演完一出伟大的史剧，却永远是历史上的英雄，他们的名字载入了史学家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项羽在后世人的眼中也是个光荣的失败者，以至于北宋女词人李清照还写了一首《夏日绝句》赞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能吸引各路英雄好汉从四面八方赶来逐鹿、交锋和聚会，当然是古代中州的荣幸；而由历代帝王和豪杰遗存于山川街巷中的王气和雄风，已成为今日河南的骄傲。然而河南的光荣又何止于此，它所蕴涵的深层文明也许更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文明是由另一类英雄所创造和推进的，他们有的是身经百战、万夫不敌的赳赳武夫，而更多的则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灿灿名士。他们虽无野心和能力改朝换代、称孤道寡，却以一己的智慧和才干，为呼唤文明、创造艺术、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些出生或生活于中州的历史人物中，一些人是以其政绩或战绩著称于世的文臣武将，其中如商汤的辅佐伊尹、殷末三仁之一的比干、西周营建新城洛阳的周公旦、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秦国改革家商鞅和李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西汉政治家贾谊和桑弘羊、三国蜀相诸葛亮、唐朝名相魏徵



和狄仁杰、抗叛守城的唐臣张巡和许源、北宋名相吕蒙正及名臣包拯、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等。

如果说这些文臣武将带有较强的官宦色彩，那么另一些人则是以文化科学上的贡献而流芳后代的。在民众心目中，他们是文人或学者，尽管他们之中也多为大小官吏，有些在位时还饶有功绩。相形之下，这一文人圈子里的人更多，在民众中的影响也更大，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足迹和遗址至今还保存在中州的青山绿水中，而他们的名字更在河南父老的代代相传中留驻于今，其中如：老子、庄周、蔡文姬、张衡、张仲景、曹植、玄奘、杜甫、岑参、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贺、李商隐、程颢、程颐、贺铸、陈与义、朱达祖、王铎……

这一长串名留青史的光辉名字，连同他们的辉煌成就，都已成为悠久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个千古风流人物，如同一块块高大而不朽的丰碑，竖立在中州原野上，竖立在历史大道上，竖立在横贯中原的母亲河——黄河的两岸。

纵观上下数千年的中州历史，在重重叠叠地布满了时代车辙的土地上，每一个印痕都镌刻着历代英雄的传奇史迹。随着岁月的流逝，印痕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浅，许多英雄的传奇色彩也自然淡化了。目睹帝业的不断倾塌和史迹的逐渐消失，陆续来到中州的后代文人们，难以抑制一种忧心忡忡的感



情，并先后在此发出深沉的叹息：

停车未渡立沙头，历代豪华逐水流。

天命人心归有德，不须期约会诸侯。

（明·张瑄《孟津》）

洛水邙山饱废兴，宋家幽寝閟鱼灯。

奉香不见临安使，白日茫茫下七陵。

（清·王士禛《宋陵》）

诗人的忧虑并非无病呻吟，千百年来的天灾人祸，水患兵燹，不知冲毁了多少历史印痕，踩碎了多少英雄史迹。然而对于中州和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真正巨大的不幸，却是发生在近一二百年间，发生在强盗入侵抢劫和家贼偷盗国宝的时候。如果诗人们的地下之灵，看到了东西方列强明火执仗地闯入中国并大肆抢掠的一幕，看到了不法之徒肆意盗卖文物和不肖子孙任意破坏古迹的一幕，那么他们感到的决不只是忧虑，而是无比震惊和愤怒了。

三

中州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得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古代神州大地处于一马当先、独领风骚的地位。这种优势，来自中州的两个母亲：一个是大地母亲，她把中州安置在九州中心的最佳位



置；另一个则是也许更为重要的大河母亲，这就是黄河。

黄河并不属于中州一家独有，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母亲河，然而她又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对中州的钟爱，慷慨地将自己身躯最精华的部分——长达七百公里的中游，放到了这里，并在这里孕育了六千年灿烂的华夏文化。黄河自八百里秦川闯过潼关，进入中州，在中条山和崤山之间急流飞奔，以湍急之势切过坚硬的岩盘，犹如千军万马，直奔号称“中流砥柱”的砥柱山。传说当年大禹治水，在此劈开了“人门”、“神门”和“鬼门”三门，大河遂滚滚地奔腾东去。

大约在唐代天宝十一年（752年），抱济世之才却被排挤出京都长安的大诗人李白，应友人元丹丘之邀到他的颍阳山居作客。友人相聚欢宴，登高纵目，但见不远处的黄河宛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惊心动魄的场面，使李白看到了黄河的伟大永恒，同时又感到人生的渺小短暂，于是大笔如椽，在名篇《将进酒》的开头，写下了两句大气磅礴的诗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在另一次与元丹丘共登华山云台远眺黄河的时候，李白又为汹涌澎湃的黄河所倾倒，再度驰骋



想象，挥写了一首《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在诗的一开始，他就以满腔豪情，为黄河的雄姿和壮观大声喝彩，引吭高歌：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
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

只有旷世文豪的歌喉，才能与巨川激流合唱和共鸣，在讴歌黄河的万千诗文中，又有几篇可与李白的杰作一比高下呢？然而行舟黄河或登高观望的诗人们，都无不像李白一样，情不自禁地为排山倒海的洪流所振奋，被惊天动地的咆哮所感召。他们豪情满怀，诗兴顿发，在此信口吟下了曲曲赞歌：

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
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尾闾无处求。
(宋·王安石《黄河》)

高浪崩奔卷白沙，悠悠极望入天涯。
谁能脱落尘中意，乘兴东游坐石槎。
(宋·司马光《河边晚望》)

站在黄河之畔的司马光，眼望滔滔河水，巨浪奔腾，滚滚东流，水天合一，使他真想脱离这功利



和是非羁绊的人间，随同传说中乘着仙槎上天的幸运儿，从黄河直达天河。而清代诗人许进对这种看法却不尽赞同，他认为司马光大可不必羡慕乘槎仙人，只要一览黄河，就足以令人心旷神怡，胸怀也不禁变得豪放和潇洒，无异于飘然九天之上了。他因此有感而发，写下了又一篇《黄河》，诗云：

万里黄河未有涯，鼎湖东畔镜光开。
春风解冻余寒尽，浊浪搏花拍岸来。
画舫依依归远浦，轰雷隐隐到空斋。
临流莫美乘槎者，神洒飘然极九垓。

黄河，伟大的河，永久的河；一代代诗人写不尽的豪兴，一代代词客唱不完的颂歌。当时光流转到 20 世纪 40 年代，正是日寇步步进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之时，中华儿女面临强敌，威武不屈，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于是，在黄河边上，黄帝陵前，响起了“消灭日寇”的愤怒呼声，吼出了“保卫黄河”的共同誓愿：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千万年来，黄河为中州创造了广袤的平原，创造了便捷的交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创造了发展的机遇。但是，世间万物都有由盛到衰的时候，年高德劭的黄河也变老了，一老就容易发昏，老人的脾气往往如同顽童，黄河变得任性和不负责任了。

当苍老的黄河翻山越岭走到一马平川的中州原野时，已经显得疲惫不堪了，于是开始毫无约束地沿途抛洒随身挟带的大量泥沙。沉淀的泥沙淤垫了黄河的卧床及其行进的路线，日积月垫，终于到了那么一天，鸠占鹊巢，泥沙驱逐并取代了河水，使河床抬高到与地面相平的位置。失去了河床的河水无路可循，就在地面自行“铺路”而行，使黄河成了一条世间罕有的“地上悬河”。从此，黄河就频频发生决口，泛滥成灾，给中州大地蒙上了摆不脱的灾难阴影。北宋的河南哲学家和诗人邵雍有感于黄河利弊，发出了未免有失偏颇的感叹：

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

西至昆仑东到海，其间多少不平声？

（宋·邵雍《黄河》）

尽管千秋功罪，见智见仁，但是黄河对中华文化和中州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却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和定论。



四

黄河东流，大浪淘沙，送走了千古风流人物，埋葬了历代封建王朝。留在黄河两岸的只有明君名臣的勋业，骚人墨客的雄文。

大概是基于对中州大地的偏爱，黄河把太多的文化精粹和历史遗产贮放在这里，中州的山水草木无不辉映着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光。在使中州引以自豪的文化沉淀和历史记忆中，对唐诗和宋词的哺育，应该是黄河留给后世的一份丰厚精神财产；而中州也因此有幸成为唐朝诗人的摇篮，宋代词客的沙龙。

在唐诗的创作大军中，有三颗超一流的明星，这就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人们大概鲜有没听说过这三颗唐诗星空中的巨星，但并不是所有念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人，都知道其中两颗巨星的家乡就在中州：祖籍湖北襄阳的杜甫，出生于河南的巩县；而原籍山西太原的白居易，在祖上迁居下卦（今陕西渭南）后，自己则诞生于河南新郑东郭宅。

一流的唐朝诗人可能多达十余位，而其中竟约有半数之多都是河南人。边塞诗人岑参家在南阳，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被时人称为“刘柳（宗元）”、“刘白（居易）”的诗人刘禹锡籍贯洛阳，而世称“元白（居易）”的元稹也



是洛阳人，神童诗人李贺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西），以咏史诗和爱情诗著称的李商隐则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盛唐诸家既写下了大量清新恬淡的田园诗和壮丽雄伟的山水诗，同时也创作了许多奔放浪漫、高亢激越的边塞诗，岑参是唐边塞诗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几度出塞，久佐戎幕，走进边疆，贴近将士，他的亲身体验和真切激情，是那些专为皇帝写“应制”、“奉和”之作的御用文人无法想象的。早在中学时代，岑参的边塞诗就成了我的最爱，对其中奇崛的诗句，至今犹能朗朗成诵：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
地石乱走……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在岑参第一次别妻赴边的漫漫征途上，不期他乡逢故知，遇到了一位回京述职的使者。离家日久，乡思渐浓，邂逅话别之际，他请使者给妻儿捎个平安口信，遂信口吟下一首真挚亲切的小诗——《逢入京使》：